

戏曲语言的艺术瑰宝

——《白蛇传》语言特点解析

段益民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白蛇传》堪称戏曲创作的典范,其语言运用也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舞台指示、念白、唱腔具有雅致而严谨的语言形式;构成戏剧冲突、衔接戏剧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构建了完整的戏剧功能;省略与跳脱、比喻与双关、重复与照应、雅致与平易体现了丰富的语言技巧。

关键词:《白蛇传》;语言特点;形式;功能;技巧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0)05-0042-06

戏剧家田汉“十年磨一剑”的压卷之作——京剧《白蛇传》(以下简称“《白》剧”),历来以其深刻鲜明的主题,生动曲折的情节,丰满感人的形象为世人所称道。《白》剧的语言也极具功力,达到了诗、文、曲的完美统一。本文拟从《白》剧语言的形式、功能、技巧等三个方面略加剖析,借以探讨戏曲这种民族文化精华的语言特点。

一、严谨的戏曲语言形式

戏曲一般由“唱、念、做、打”四部分构成。“唱”“念”构成戏曲语言的主体:唱腔和念白;“做”“打”构成舞台指示。下面试对《白》剧这三种语言形式略加分析。

(一) 舞台指示

《白》剧的舞台指示,功能十分丰富,可表处所、时间、自然环境、人物的上下场、唱腔、语气、情态、动作、心理等。

有时,同一舞台指示,具有多种功能。如:

(1) [白素贞、许仙闻之不觉相望。天忽转晴。许仙见雨小了,稍稍离开她们,望着桥上。

例(1)既表人物动作,又表自然环境。个别情况下,《白》剧的舞台指示还借鉴了电影画外音的艺术手法。如:

(2) 许仙……(置汤桌上)娘子,醒酒汤在这里,鄙人下去了。(举步将下)

[法海的声音:许仙,这红罗帐内就是你的

醒酒汤。你大胆看看你那千娇百媚的妻子吧!

例(2)的画外音有点睛之妙:首先,它暗示了法海凭空传语的非凡功力,从而说明了封建神权的力量强大;其次,它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许仙优柔寡断,掀帐欲窥又举步欲离,而法海的推波助澜,才使许仙决心一识庐山真面目,从而推动了后面情节的发展。

(二) 念白

“念白”指戏曲台词的朗诵体。根据运用方式分独白和对白,根据韵律特征分散白和韵白。

《白》剧的韵白,有上场诗、场中诗和下场诗,其上场诗放弃了传统戏曲自报家门的方式,而在后面情节中再逐步交待人物身份。

《白》剧的下场诗,当两人接念时,语义相连或相异。如:

(3) 许仙 咳,这就叫“相逢何必曾相识”,
船夫 (接念) 风雨同舟便一家。

(4) 许仙 走哇,这正是:
又羡鸳鸯又羡仙,许仙踏上两边船。

法海 (接念) 老僧自有无情剑,斩断人间冤孽缘。

例(3)两句,语义相连,表“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之意。例(4)两句,语义相异,是两人各自心理的流露。

《白》剧的场中诗,个别情况下同一人物的

收稿日期:2010-02-02

作者简介:段益民(1955-),男,湖南华容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

韵白被别人的话语隔开,但却体现出藕断丝连的和谐统一。如:

(5) 船夫 (内念) 桨儿划破白萍堆, 送客孤山看落梅。

许仙 雨越下越大了, 两位娘子不要推辞, 我去叫船。

白素贞 如此, 多谢君子。(接伞)

许仙 好说。

[船夫划船上。

船夫 (接念) 湖边买得一壶酒,
风雨湖心醉一回。

《白》剧的散白, 明快、简练, 多用短句, 兼用长句, 错落有致, 散中有韵地构成。《白》剧善于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表达方式, 从而避免了呆板和重复, 使话语更加准确贴切。如:

(6) 白素贞 (内) 老妈妈, 走好了。

病媪 (内) 多谢大娘子。

白素贞 (内) 大嫂慢走。

例(6)前句对象为“老妈妈”, 故中有停顿, 语言节奏较慢, 嘱其走“好”, 强调其结果; 后句对象为“大嫂”, 故中无停顿, 语言节奏较快, 嘱其走“慢”, 强调其过程。

(三) 唱腔

唱腔指戏曲台词的歌唱体。《白》剧的唱腔有如下特点:

1. 语言精练、意境优雅

《白》剧的唱腔, 准确而精练, 字字有意, 声声传情, 无冗词套语。如:

(7) 众 (同唱 [滚绣球])

千年古刹阅兴亡,

一片江声入海洋。

这两句唱词, 语言简练, 语意丰富, 气势磅礴。第一句讲金山寺的历史。“千年古刹”示其年代久远, 根基坚固; “阅”字用拟人手法化静为动, 而“兴亡”概括历代王朝更迭, 颇具沧桑之感。第二句讲金山寺的位置。“一片江声”示其位于长江江畔, 为后面“水漫金山”埋下伏笔; “入”字运用通感手法, 化形为声, 概括了江水奔流的澎湃气势。

《白》剧的唱腔, 辞句优美, 意境动人, 如《游湖》一场白素贞的“苏堤上杨柳丝把船儿轻挽, 颤风中桃李花似怯春寒”, 运用拟人手法,

渲染了西子湖畔桃李争艳、柳丝轻飘、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致。又如此场中许仙的“风吹柳叶丝丝起, 雨打桃花片片飞”, 照应白氏前段唱腔, 运用白描、迭音手法, 寓雅致于通俗, 融优美于平易。

2. 节奏明快、韵律和谐

京剧是板腔体音乐, 唱腔有其固定的节奏格式。体现其节奏特征的主要是音步组合和平仄对应。六字句的结构为“三、三”, 七字句的结构为“二、二、三”, 十字句则为“三、三、四”, 以此音步组合来适应曲调的节奏。《白》剧的唱腔, 大都遵循这些传统格式, 但有时为了内容的需要, 也破格构成节奏灵活多变, 句式长短交错的唱腔形式, 如:

(8) 白素贞 (一面护许仙, 无限怨愤地) 怎么你、你、你、你今日也要为妻救命么?

……

你忍心——叫我——断肠,

……

你忍心——见我——败亡,

……

(以上短线表示音步间的停顿, 笔者注。)

例(8)以上两句皆因语意需要而破格。

《白》剧还善用衬字在唱腔中协调节奏或舒缓语气。如:

(9) 白素贞 在哪里? (随小青手望去) 呀!(唱[前腔])

好一似洛阳道巧遇潘安。

例(9)衬字“一”插在词语“好似”间协调节奏, 使全句节奏为“三三四”。

戏曲唱腔一般连句押韵, 单句仄韵, 双句平韵。《白》剧较严格地遵循这些格律规则。个别情况, 《白》剧押隔句韵。如《盗草》白素贞(唱[拨子碰板])“素贞低头苦哀告”一段, 隔句押“言前”韵。有时, 由于语意的限制, 偶尔韵辙不一, 但依然和谐流畅。如:

(10) 许仙 娘子(唱[西皮散板])

耳听得寺外声喧嚷,(rǎng)(仄)

心念贤妻泪千行。(háng)(平)

几次要闯出文殊院,(yuàn)(仄)

法海不许我见妻房。(fáng)(平)

以上“嚷、行、房”押江阳韵, 而“院”属

“言前”韵，但二者韵腹相同，韵尾读音相似，故通押后依然韵律和谐。

有时，《白》剧为使韵律和谐而改变了句子的正常语序。如：

(11) 白素贞 …… (唱 [西皮摇板])

西子湖依旧是当时一样，(yàng)

看断桥桥未断却寸断了柔肠。(cháng)

例(11)为押韵而将“柔肠寸断”倒序为“寸断了柔肠”。

《白》剧的韵辙按频率出现高低依次是“言前、江阳、人辰、一七、遥条、中东、梭坡、怀来、灰堆”等。

一般来说，唱腔长于抒情，念白长于叙述，《白》剧唱、白并重，但有时则情况比较复杂。如《盗草》《索夫》等主要为唱，《说许》《上山》等主要为白。

二、完整的戏曲语言功能

戏曲语言的主要功能是构成戏剧冲突，衔接戏剧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白》剧在这三个方面都颇具特色。

(一) 运用语言手段构成戏剧冲突

《白》剧推进戏剧冲突的语言方式是突转和铺垫。铺垫把情节步步推向高潮，而突转能加快情节的发展。如《索夫》一场，白素贞和小青上金山寺向法海索夫，法海先是诳骗“许仙不在本寺，别处去找吧”。继而狡辩“实对你说，你丈夫已拜在老僧名下，在本寺出家，他不能回去了”。当白氏继续软语相求时，法海大斥“孽畜”，并恶言相胁“那许仙前生是高德和尚，岂与你妖魔女匹配鸾凰？”“孽畜”一词，使话语突转，法海至此彻底撕下伪善面具，露出狰狞面目。而白素贞在《索夫》一场，先软语婉求，后急切求索，再坚辞不让，最后愤怒斥责。白氏的四段唱腔，语义层层铺垫，语气逐渐激昂，最后水到渠成地推向高潮。

(二) 运用语言手段衔接戏剧情节

“唱、念、做、打”这四种艺术形式转换时，《白》剧有时运用了叹词和呼语这些语言手段过渡衔接。

叹词语言形式简明，语言特征鲜明，位置灵活，功能丰富，在戏曲表演中大都可以形成拖腔，因而在《白》剧中多用于不同艺术形式间的过渡。

如：

(12) 许仙 (圆场，见柳下二女) 呀! (唱 [西皮散板])

柳下避雨怎相宜?

(向二女) 啊! 二位娘子何往?

例(12)叹词“呀”用于动作和唱腔间的过渡，“啊”用于动作和念白间的过渡。

《白》剧各场之间基本依据情节的自然发展而过渡。但有时，不同场次的衔接往往有某些语言暗示，上场的暗示和下场的呼应，使情节的转折甚至跳脱无突兀之感。如第二场《结亲》：

(13) 小青 唷……你既在药铺作伙，小姐也深明医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那还愁什么呢?

又如第四场《说许》开首即为：

(14) [保和堂。

许仙 (唱 [西皮散板])

江边买得时鲜果，

归家来慰女华佗。

二、四场之间，有情节和空间的跳跃(杭州结亲——镇江卖药)，但因有语言暗示，故过渡自然。以上为隔场暗示。

又如第四场《说许》末尾法海唱“好言相劝你不信，端阳酒后看分明。”第五场《酒变》开首即为小青念白“光阴似箭，不觉又是端阳。”以上为连场暗示。

(三) 运用语言手段塑造人物形象

《白》剧善于运用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不同人物因地位、身份、性格的差异而体现出各自的语言特点。

白素贞是剧中美丽、善良、执著、温柔、多情的人物，性格外柔内刚，其语言绚丽多彩、刚柔相济。白氏唱腔多变，唱词优美，即使是愤怒的斥责，其语言也不失其雅致。如：

(15) 白素贞 (唱 [前腔])

老禅师纵有那青龙禅杖，

敌不过宇宙间情理昭彰。

小青是剧中重要的“绿叶衬红花”的正面人物，她对朋友忠实、坚贞，对背叛者嫉愤、好斗，性格以刚为主，其语言泼辣直率、锋芒毕露。如《断桥》一场当许仙为自己辩解时，小青怒不可遏：

(16) 小青 呸。(唱 [西皮散板])

既是常把小姐念，
你为何轻易听谗言？
小姐与法海来交战，
你为何站在秃驴一边？
秃驴若不将你遣，
怎肯送你返家园？
花言巧语将谁骗？

无义的人儿吃我的龙泉！（举剑）

这段唱腔，连用五个语气强烈的反问句和感叹句，表达了小青疾恶如仇的刚烈性格。

许仙是《白》剧中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心地善良，性格软弱，优柔寡断，故有时语气不果决，语义不明确，省略句多，断续句多。如：

(17) 许仙（焦急）唉呀，我妻现有七月身孕，她、她、她、她怎经得起这一场恶斗！小师父，快快放我出去吧！

小沙弥 你出去做什么呀？

许仙 我、我、我、我要帮……

小沙弥 你帮谁？

许仙 我帮我那妻子。

以上用代词“她”“我”重复表达其焦虑、惊恐，用话语省略表达其犹豫、彷徨。

法海是《白》剧中封建神权的代表，刻板、顽固、阴险、冷酷，因而语言乏味，词语枯燥，句式呆板，语气专横，多用古语词。如第三场《查白》：

(18) 法海……老僧法海，驻锡金山。近日镇江来一白素贞，老僧查明，她乃千年蛇妖所化。与杭州许仙相恋，结为夫妇，在此开店卖药。江南佛地，岂容妖孽混迹其间！不免先度许仙，再降白氏。曾命法明前去查访，未见回报。

《白》剧还善用人物的不同称呼来强调人物关系的变化。如一、二场白素贞称许仙为“君子”，结亲后称“官人”“许郎夫”，《断桥》一场又气又恨又爱时称“冤家”。

三、丰富的戏曲语言技巧

《白》剧中广泛地运用了多种语言技巧，现略析之。

(一) 省略与跳脱

《白》剧往往利用省略号和破折号来表示话语的省略和跳脱。

《白》剧的省略号功能十分丰富。有的省略号表剧中人无话可答时出现的语塞和窘迫。如：

(19) 许仙 她于今身怀七月身孕，难道也是假的不成？

法海 这……施主请听！（念）

有的省略号表惊异。如：

(20) 法海 怎么施主也受惊了？莫非吃了“醒酒汤”？

许仙（大惊）这……正是此事。

有的省略号表恐惧。如：

(21) 许仙 端午那日，娘子酒醉，鄙人送去醒酒汤，揭开罗帐一看，唉呀！……也是一条银蛇，与此物一般无二。

有的省略号表因生理原因而出现的话语断续。如：

(22) 白素贞（醉笑）不要紧，我还不曾醉，我还不曾……（不由自主地大吐）

有的省略号表欲语又止。如：

(23) 白素贞 是啊，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小青 真是的，这伞……

有的省略号表话语延长。如。

(24) 法海 阿弥陀佛。随为师来呀！哈哈……

破折号在《白》剧中一般表示话语的跳脱。如：

(25) 许仙 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伙友们要笑话鄙人的，饮干了吧。

白素贞 这——为妻身体不爽，实实不能饮酒。

许仙 如此，就依娘子——鄙人（忽失笑）

白素贞 官人为何发笑？

许仙 鄙人想起一桩笑话来了。

此段对话，白素贞用破折号将语义跳脱到自己不能饮酒的原因，许仙用破折号将语义跳脱到某个传闻，既符合双方对话的语义指向，又不纠缠于细枝末节，对情节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 比喻与双关

《白》剧中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如夸张、比拟、反复、排比、对偶等，而最常用的是比喻和双关。

《白》剧的比喻,形式多样。如:

(26)许仙 (唱 [前腔])

风神一阵到家园。

一路上只把贤妻念, (急瞥见白素贞与小青,惊喜) 呀! (唱 [前腔])

却见她花憔柳悴断桥边!

例(26)本体“她(白素贞)”如“花”“憔”如“柳”“悴”。此句连用两个喻体“花”“柳”和两个相似点“憔”“悴”,构成语意确切,结构紧凑,省略比喻词的明喻。又如:

(27)白素贞 官人哪!(唱 [二簧摇板])

半月来泪湿鸳鸯枕,

许仙 (热情地唱 [前腔])

从今后云破月儿明。

例(27)“云破”“月儿明”两个借喻语义相关,语言优美,形象地比喻了白、许疑惑冰释,鸳梦重温的愉悦。

有时,《白》剧中比喻和双关相结合,使其在美喻的基础上又言此及彼,收到双重的修辞效果。如:

(28)小青 预备好了,我替你们赞礼吧:

“千里姻缘一线牵,伞儿低护并蒂莲,西湖今夜春如海,愿作鸳鸯不羡仙。”

例(28)“春如海”既是明喻,又是双关,表面指西湖春色迷蒙的美丽夜景,实际指许、白鸳梦初温的无限春光。

(三) 重复与照应

重复是运用同样的语言形式反复强调同一语意,照应则是在剧中不同位置的情节、语言等的呼应。因而二者都具有强调突出的作用。

《白》剧的重复体现在词、句和特定唱腔方面。

《白》剧中句的重复一般为连续重复,可词语完全相同,也可略有变化;可以是同一人物的用语重复,也可以是不同人物的用语重复。如:

(29)白素贞 (追叫) 青儿不可!青儿不可!

[小青亮剑。

许仙 (跪抖)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哪!

例(29)是同一人物的用语重复,第一句完全相同,第二句略有变化(末尾有语气词),都表达了剧中人物急促的语气。又如:

(30)小青 姑爷、小姐不必害怕。窦先生说,这是护宅的苍龙,不害人的呀!

许仙 怎么?这是护宅苍龙,不害人的?

小青 是,“男勤女俭”,才有“苍龙出现”哩,这是一家兴旺之兆。

白素贞 哦,这是一家兴旺之兆?

例(30)用语基本相同,是不同人物构成的连续重复,表达了剧中人强调的关切语气。

唱腔重复的如:

(31)白素贞 (对水族) 听我吩咐!(唱 [水仙子], 众和之)

仗、仗、仗法力高,

仗、仗、仗法力高;

夫、夫、夫、夫妻们卖药度晨宵。

却、却、却、却谁知法海他来到,

教、教、教、教官人雄黄在酒内交。

俺、俺、俺、俺也曾到蓬莱盗仙草,

却、却、却、却为何听信那谗言诬告。

将、将、将、将一个红粉妻轻易相抛!

多、多、多、多管是老秃驴他妒恨我恩爱好,

这、这、这、这冤仇似海怎能消!

这段唱腔用于白素贞在江边施法遣将时,这段唱腔既有重复又有停顿,语气强调,节奏复迭,使其水族的表演富于节奏感和动作性,也能逐步展示江水涨溢、水漫金山的场景变化。

《白》剧的照应多种多样。这些照应,不但使全句结构藕断丝连,浑然一体,而且使前后的细节更为真实可信。

如《断桥》白素贞唱“小青妹扶为姐清波门转,(回望湖上)猛回头避雨处风景依然。”照应《游湖》中柳下避雨,这是风景照应。又如法海在《逃山》中对许仙曰“容你与白妖一月重聚”,在《合钵》中则在“娇儿满月”时汹汹而至,这是时间照应。再如法海在《说许》一场中说许仙“善根甚深”,在《索夫》一场中则唱曰“那许仙前生是高德和尚”,这是人物身份照应。另如《查白》中法明曰“弟子也曾见过许仙,募化得檀香一担”。《说许》中许仙则曰“原来是法海老禅师,想是募化来了。卑人已捐过檀香一担了”。这是事件照应。

(四) 雅致与平易

《白》剧中人物、情节属古代,而观众却是

现代的，这样，在语言表达方面受到真实性和通俗性的双重限制。

《白》剧以现代汉语为基础，融合古代浅显文言，既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又避免了古人今语，其语言雅致和平易相结合，工丽和本色相结合，收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白》剧大多采用现代汉语词汇，但为了满足剧情、时代的要求，也运用部分古语词。这些古语词，一小部分是历史词，现代无相应的词语代替，如“伽蓝、婵娟、文殊院”等。绝大多数则是文言文，这类词表达的意义现代也有相应的说法，但为了体现其时代色彩而弃今用古，如“忒、伊、拙荆、筇、焉、恙、罗帏、麟儿”等。个别情况下，《白》剧把某些现代词进行增删，使其带有文言色彩。如：

(32) 许仙 ……

些小之事何足介意，
怎敢劳玉趾访寒微？

“些小之事”原为现代词“一些小事”，《白》

剧省“一”加“之”，使其带有文言色彩，使上下文话语风格更加统一。

《白》剧也运用了一些文言句式。如：

(33) 许仙 …… (向二女) 啊！二位娘子何往？

小青 我们主婢二人在湖中游逛，不想中途遇此大雨，我们要回钱塘门去，请问君子您上哪儿呢？

例(33)在同一段对话中分别运用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疑问句式。许仙的疑问句为古代汉语句式，疑问代词“何”前置。小青的疑问句为现代汉语句式，疑问代词“哪儿”后置。这种熔古今于一炉的语言表达在《白》剧中俯拾即是，使《白》剧的语言表达收到了兼收并蓄，亦古亦今的效果。

《白蛇传》是戏曲创作的典范，因而研究《白蛇传》的语言艺术，对于解析戏曲的语言形式，拓展戏曲的语言功能，探讨戏曲的语言技巧，都有一定的意义。

On the Charm of Traditional Opera Language

— An Analysis of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Tale of White Snake

DUAN Yi-min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The Tale of White Snake is a classic opera, and its language has distinct demonstrative effect. The stage direction, speaking and operatic tune take on elegant and austere language form, forming dramatic conflicts, linking up the dramatic plot and creating a character image to constitute complete dramatic functions. Rich language skills are employed, such as omission and leaping out, metaphor and pun, repetition and reference, elegance and plainness.

Key Words: Tale of White Snak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Form; Function, Skill

(责任编辑 王 抒)